

# 茜茜丽亚走了！ 作者：金梅子

茜茜丽亚终于走了！终结了她辉煌与痛苦参杂的一生，步上天界！当这不幸的讯息骤然传来，我先是惊愕，继而怆然，继而释然。跟着合十祈祷：“愿上苍慈悲加持，好好地引渡这位受难的善灵吧！”

茜茜丽亚走时十分淡定，没打招呼，也没留下片言只字。潇潇洒洒，自如自如。就像她优雅浪漫的个性一样。当文友们接到这个噩耗传开，她已蒙

主宠召，在天道上走了一个多月。

多好的一个文友啊。一代才女，一世红颜，一位名播海内外，备受各界敬重的女作家，女诗人。却偏偏红颜命薄，坎坷大半生，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？她的离开，我们都深感痛惜与难过。

我们同乘一辆人生列车。轮声扎扎，催人入梦。她到站离开，竟然没人知晓。好香腮，好遗憾

的一场假寐啊，竟连送个行都说不上。恐怖的疫情，阻隔了彼此的交往。我们已好久没去探望她了。。。。。

茜茜丽亚犯病已久，小腿长满恶疮，痛苦难当，进出医院几回，看过多位医生，都无法疗愈。这或许是绝症吧。

她说：“这病将我折磨得够惨。上半天痛得厉害，中午就逐渐缓和，明早又再复发。这病很奇

怪，就连专科医生都束手无策！”

真的好可怜，顽疾缠身，百医不愈。确实生不如死，可以理解。我们每次去看她，都会听她长吁短叹，自怨命运不佳，自己痛苦难堪，还要连累家人受罪。这个家，好在有个坚强的女儿撑着，否则不知该怎么办。我们深表同情，却也爱莫能助，十分无奈。

茜茜丽亚对自己年轻时期的生活十分眷恋，每

见朋友来访，她都会搬出大叠照片让我们欣赏。原来她与香港流行小说作家都有交往，我们看到她与依达合拍的照片。

茜茜丽亚走了。她熬过人生最难忍受的炼狱，摆脱带病的肉身，坚强地“活醒”过来。她此刻必然充满喜悦。烦恼没有了，灾难过去了，痛苦消失了。她酷似一位小天使，一身轻松地游戈于灵性的海洋。投奔向上主温暖的怀抱。(完)



6版图一：西西莉亚与老作家黄东平合影



左起：寒川，袁霓，西西莉亚与其他文友合影。



西西莉亚访问新加坡与寒川夫妇，儿子合影。

# 哀悼西西丽亚

前半生，她风华浪漫，后半生，她孤寂无依。曾经，她是我仰视的“明星”曾经，我们在一起疯狂，每逢星期六，坐着摩托车在城里飞驰，曾经，坐着朋友的旧货车，挤在后面，弹着吉他，在丹格朗的河边，弹吉他，唱歌，消磨一整天；被戏称为“丐帮”。她是帮主，我们是帮徒。

离婚前，每逢周末，她家里总是挤满了人，离婚后，每逢周末，她的宿舍，还是高朋满座。我曾经看过多少男人为她癡狂，我曾经看过多少男人因她而不愿回家；为什么知道？因为都是我帮内的朋友，我们那么熟悉，常常跟我们吐露心事。她的小说，因这些一段段的感情而风情旖旎，她的诗歌，因这些仰慕之情而浪漫，然而，

有这些浪漫故事的她，诗歌中仍然充满着忧愁，只因为她总是感觉缺乏爱，缺乏安全感。她的爱情诗，估计我们印尼没有人比她写得更好，因为她是用感情，用爱去写。我非常欣慰，在她生命中还充满活力的年代，推荐她获得亚细安文学奖。我非常庆幸，我曾经是她的好朋友。虽然后来有种种种种，我仍然当她是好朋友。后来，我知道她的女婿

去世；再后来，我知道她的儿子去世，打电话给她，她哭着对我说，她再无所依；她住在女儿的家，后来住到养老院，我打电话给她，那时，她还愿意接电话，她说她住在养老院，也许会老死在这里。她的一生很坎坷，可是她的文学才华，她对印华文坛的贡献，值得记入印华文学史的金章。之前，只有一家报纸的时候，印度尼西亚日报一周三次刊登她的长

篇小说，副刊版位都是她的。可说一时无两。谨此告知文友们，茜茜丽亚已于2月3日在养老院无疾而终。这么迟才通知，因我们去探听，才从其女儿处知晓。愿诗人安息，繁花相送。天堂多了一位天使，人间少了一位才女。

袁霓暨印华作协全体文友致哀